

上湖分類文編

上湖分類文編卷五

書

與唐明府書

廣文申君傳命以尊先人宋忠臣主簿公事蹟書於史者甚略  
宋史忠義傳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  
化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眾捍賊度力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  
詆觸諫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 升朝官仍補其子楠將仕郎 蜀爲別傳且示傳略一篇讀之

多有疑而未安者紀事貴於核實以遙遙七百載以上之人而  
欲爲作傳卽確鑿有憑猶恐載籍互異欲知其人何可不論其  
世哉傳略謂公少從伊川先生遊考二程講學於熙豐之際所  
信從皆河洛之士正公於元祐元年爲崇政殿說書至紹聖間  
放歸中間一丁父憂餘皆在汴四年編管涪州徽宗卽位徙峽  
州俄復其官崇甯初范致虛攻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正

公卽止四方學者而卒於大觀二年今言從遊不知其在何地  
且公以宣和六年中沈晦榜上距元祐四十年距元豐五十年  
安見其成進士已屬暮年史紀南宋初之儒者尹楊外惟晏敦  
復曾及程門他言得程氏學者非必親炙也忠義自足不朽詎  
必以程門重乎其述宦蹟追原朱勔花石綱之擾卽以盜爲方  
臘青溪之黨考花石綱起自政和中其致東南盜賊竊發事在  
宣和以前方臘之反以誅勔爲名在宣和二年至四年臘就擒  
公於此時未登進士至七年十二月而諸路花石綱盡罷河北  
山東之盜爲韓世忠擒戮殆盡矣何可以異時異地牽併爲一  
乎史於忠義以類附從公在忠義傳卷第八與南渡時死於盜  
者相次考建炎三年金人自黃州濟江而屯江州之制置使劉  
光世守臣韓相皆遁去史於金直書金人不云盜也高宗時之

盜其渠魁名見於史者百十人凡於德化無與者不計也建炎二年九月李成叛於宿州四年八月請降於江州詔已納之矣成復遣其黨馬進犯興國以至江州楊惟忠巨師古皆爲所敗紹興元年正月進陷江州守臣姚舜明棄城走端明殿學士王易簡等二百人皆遇害

易簡王寓之父寓傳作資政殿大學士

時廷議欲親征

交修傳

經張浚請岳忠武同討成已大敗而進猶得復據江州至

五月忠武乃追斬進是則史稱盜者成及進也公之卒非在建炎初犯之時卽在紹興城陷之時矣

王寓傳中併爲一事應誤

其捍賊而論

以禍福賊憤誣觸譟而前是倉猝間事何得於此時增飾修墩治艦及間道出奇等事於論賊之後且云有議者請撫而公不允作者之意以爲此其識非當日主和議者所及耳而實不然宋畏金而寬羣盜故屢下釋罪自新之詔旣招之且官之卽降

而復叛叛而再降仍加錄用公度力不能支豈其志在必滅且  
論禍福非招撫意哉宋之主簿或兼知縣與今不同然德化倚  
郭上有郡守都監數事者主簿得自爲政耶賊謀而卽遇害又  
未必手殺數十人也臨戎講學與何人講乎此非陸秀夫在崖  
山以大學章句勸講可例也衣帶題詩疑無此暇昔李忠愍臨  
難有詩乃是隨宋帝赴金遇變不食已旬日詩作於此旬日中  
且其詩載在宋史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又謂是相州觀察  
王履所作究之兩公大節可繫詩之有無哉事聞加贈升朝官  
公初調望縣簿未合轉官改京秩宋制每有於卒後遷一官至  
贈四官六官者公得朝請朝散之官恩禮有加也補其子將仕  
郎宋於歿王事之子孫文臣皆補將仕郎但自崇寧初以將仕  
郎換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簿尉凡七階不知何階史傳可

略而家記宜詳也傳略於所當補者不能補而虛增夸誕之詞豈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者乎往者楊公文叔乃維斗先生之孫以明史書維斗事太略乞方公望溪別爲文望溪曰無以爲也史云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旣大書特書則小者不足道矣夫維斗事近在百年而望溪猶以爲不必補況於主簿公之已遠哉如必以略爲嫌則今所奉書纍纍千有餘言未嘗不有以補史傳之闕惟盡去其不足信者而其確然可信者乃出但附此書於家譜鈔錄史傳之後使後人勿誣其先祖可也

### 與友論講學書

足下以書院之師宜講明性命誠敬之學庶有當於古人講學之意竊謂此非可以空談也漢儒講授以傳經爲業故漢學雖

或失之支離而無有不通經者宋大儒探索微言推原於太極太虛致功於存誠主敬一一躬行而實踐之故其立身行已不必取譽於人立朝理民自然著有實效後世之講學者不然往往有書束高閣行無檢束而高自位置而無忌憚者昔孔門傳經之賢莫如子貢子夏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若自後儒論之則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而文章不可得而聞小德不可出入而大德踰閑可也不亦悖乎僕於學徒惟語以立品行願人恥笑而不強之以高遠難能之事時人多不講求書理所習本經外未嘗更讀他經塾師專以記誦舊文取便鈔襲爲傳授而一時英俊之聰明盡爲所窒塞心竊慨焉先其至易簡者教之讀四書教之讀經四書在逐句而體味之也經

在逐字而講明之也性命誠敬之學卽在其中矣詎敢以讀書爲玩物喪志而訓詁可以不明詞義可以不貫虛立宗旨以表異但與人爲學之講而於其身先忘乎德之修者哉足下又謂道學失真宜立說著書以著道統則尤驚疑而不知所對夫道學之名何昉乎蓋起於宋之鄭丙陳賈林栗姚愈諸人設爲此名以詆毀朱子其時博士葉適嘗痛切言之矣立道學傳於儒林之前宋史創例宋史之無識也後人因之有稱道學先生者自謂儒林不能及之孔子曰志於道曰志於學曰學以致其道學者學道也甯別有所謂道學乎聖賢之學未有不由躬行而能有心得者孔子與顏子論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自省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皆自其所不爲者言之故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



後可以有爲此孔門之教也孟子言性善必驗之於無欲害人無穿窬乍見孺子入井與夫噉爾蹴爾之事曾有不求克己而空言復禮離人與朋友而空言忠信於事一無感觸而空言知性者耶每見士大夫晚年之弊無過兩端談道學者不讀書之狐假也談禪悟者無品行之免脫也苟遇祿利之途不覺暴露其本衷不得不委折掩護以曲爲解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何世儒以命與仁與利同其嚙嚙而沓沓乎以云著書世儒之勦說雷同者何限初不似東漢之內學外學唐之文選學猶待用功也僕所親炙於當代之賢者若臨川李氏穆堂與縣孫氏懿齋桐城方氏望溪皆自讀書有得故所見或大戾於古人而亦實有高出於古人者其無勦說無雷同則同也有明以來多以漫罵陸王爲正學矣君子教人如醫之用藥必視其病之所在

而藥之昔陸子講君子喻於義章聞者至於泣下後世學者獨患於義利見不分曉紛紛然以機變之巧爲師承以庸惡陋劣之習爲友輔而但角勝負於口耳則其爲誣誤與崇奉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哉又近人莫不宗尙安溪李氏安溪誠爲一代大儒顧後學不審其窮經之所致力者何在而但盜竊其言之與舊解異者人信之則並沒安溪之名而冒爲已之所獨得或不信之則明尊安溪以表其說有自來而莫之敢指學問之陋莫陋於此矣此僅足欺一時之空疎不學者而謂天下皆淺見寡聞之士乎嗟乎皋比絳帳孔孟無其事也良知慎獨程朱無此名也誠懼夫名存而實亡事具而道不在也況如僕者奔走衣食所口講而指畫不能離乎制舉業之學是晉孽虺所謂淺學之師暫學之師耳而覩焉講學云乎哉

上湖分類文編卷六

記

廣平清暉書院始置諸生膏火記

昔朱子記崇安學田以爲三代盛時士之廩於學官者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項容孫作枝江學記亦謂周制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蓋古者士不待養故學校但以養老爲義至漢董仲舒對策有養士之說而學校之官由此立然其後用度不足而太常之選廢食不充糧而長安之謠作嗣是以降若永和之制厚供給於武昌廣德之詔給廚米於度支史冊所載相望也書院建自宋初多有賜田仁宗以後諸州給田謂之學糧田租屋課息錢之類謂之學費士貢太學者給其路食謂之學錢羣臣建議亦每有以田宅請充養士費者當時國學鄉學猶

待以次增益若此我國家文教覃敷學校之制遠軼漢宋更復頒發帑金於省會咸建書院于是郡縣推廣德意興建如林剗修餼酒禮行於常典之外廣平荷花書院始構於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六年改名清暉歷經前郡守經理擴基葺宇規模爛然顧凡延師課士皆自捐俸爲之未有額設二十三年春郡守洪洞劉君叔枚以公事謁制府桐城方公於省城語及書院公以捐俸誠美意然不如其有良法也君退而遍稽案牘於學田中酌撥銀歲三百兩請爲諸生膏火費通章胥飭行矣君篤誠醅樸不尚浮華綴文刊石粉飾之事薄而不爲余以構昧謬司都授竊慮夫後之人無由識所緣起也爰進諸生而告誠之曰學者爲己之事也敏者爲人之事也爲己故有裹糧從師有忍饑誦經而不憚其刻苦爲人故既爲之設講堂立精舍

又惟恐以口體累其心志而飲食教誨之不能以已諸生際禮明樂備之時生邦畿之地聚處於水木清華之館請業質疑朝講夕究當思夫所以爲已者非徒欲取榮譽於科第也不踰閑以爲本載道以爲文反是卽非所以爲學而重負乎

國家教養之有素與當路倦倦造就之盛心諸生唯唯退而省之而莫不躍然自奮激勵以求有成也乃作記付諸生藏之

### 保定蓮花書院藏書記

保定蓮花書院創自雍正初年余自乾隆三十年來爲院長問向貯書幾何則書無一卷或言院中數十年所積皆爲前人捆載連車以去院去其籍莫可稽也竊念院以書名教士不以書而空談乎性命誠敬之學師若弟相率面牆而背邱余不惟不能亦不敢爰請制府桐城方公撥藩庫銀三百兩委官構買於

京師得書約四百函裝四大廚于是經史大書咸備錄書目四冊一收掌於院之提調其三冊分呈制府藩司及專理書院之清河道又刻印每書印之以防後弊他日提調官更替書入交代焉余慨夫儒者義利之辨不明久矣古之好讀書者家無書則閱肆借人強記而鈔撮之非然則有求爲吏者矣有爲人傭作者矣及其既達則如李公擇留所鈔書九千卷於廬山讀書之僧舍蘇文忠作李氏山房記稱其仁者之心公擇非以講學爲事者而顧念來者若此書院之設憫貧士之艱難預儲羣籍以供佔畢又恐其讀焉不解而延師與解之古經師所有事曰都授曰都講苟無書則何以授何以講乎書固非爲一時一人計也余非能保是書之長存而不失也但就目前赴業者將責以有書之不讀而無使恨夫求讀而無書則是舉也庶幾其近

於義乎

沈啟南畫拜墓圖記

沈啟南爲其友程曾師魯畫拜墓圖系以瞻塋詩四章序言師魯早失母於其將仕恐他日宦遊去鄉索爲圖以示無間圖今爲吳比部竹屏所得竹屏風木之悲同於師魯卷束而攜之京師豈獨以其畫之工已耶夫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嘗惟朱壽昌書懺尋母蘇文忠以詩賀之李定不持所生母服見之惋恨而詩案之禍起人之不孝其親乃至惡聞稱人之孝若前史所載王裒顧歡其門人學者並爲廢蓼莪之詩蓼莪之不得終養以在役故不與王顧情事相侔要其言拊畜長育則凡父母於子無不然朱子所以謂父母旣沒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非人子也而何天下之爲王裒者少而

爲李定者多也豈非君子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夫亦自古而然故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歟則彼朝死而夕忘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歟則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也竹屏之存心何其似古孝子也啟南之畫至今日益貴重其鉅麗之製多半求索以充餽獻而是圖松楸墓門紙上悲風颯颯爲搜羅者所不取遂長爲吳氏之所藏然則翰墨之傳其爲金裝而玉軸者未必得而雨窗風幔烏几青氈之上有獨對之淒然以思而泣然以泣者未必失也得失之故又豈獨繪事乎哉

### 渠池記

桐城縣署依城北陞署西偏有隙地一區老屋數間南有亭下爲池池無原泉水不常聚聚則或甚大泛溢而其爲淵渌漣羅供一時之凭闌而俯鑑者恆鮮間嘗宴賓客於亭風日和美樂



池潭之澄靜而更歎此景不數覩也大人曰爾雅釋山夏有水冬無水曰泉是其泉池乎以爲名而命小子師韓記之師韓竊念昔之號良民吏於桐鄉無有過朱仲卿者矣仲卿以後閱後漢晉唐宋元明千六七百年豈其賢不時乏而史失之耶不然則厯而有矣而與俗習往往易譏卻耶獨怪班史稱仲卿以受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大都治事不繁者其於桐鄉山川之美登臨之賞當有軼事遺跡一流傳而迄無有其不屑屑於此歟又未必然也夫良民吏者澄靜之水也方其澄靜而風日迫之萍藻之浮涵鱗鱗之游泳并木雲月之倒影而流光所難依其澤而久于道是故官舍者良民吏居之不良民者亦居之是亦池之無原泉者也後之人覽泉池之名而因追憶夫名是池者其人蓋嘗仿佛乎仲卿而爲政之風流并以補其所未曾有

不亦休乎

易農廬記

余三至都下先後垂二十年雖安居日少而賃屋之貲累中人數十家之產今此所居蓋本吾家荇洲總憲故宅而給諫柴嶼青氏有之余又得之給諫老於京師者言昔嘗爲義門何氏讀書處余乃取東方朔傳以仕易農之語顏之曰易農廬而乞工書者題於柱云一屢灑掃依宗會六籍吟披紹義門有客過曰嘻是匪勝國分宜嚴相之舊第乎門臨南巷至今數易主皆顯者古稱玉栢金蓋類於此矣吾子有取乎爾而以卜居耶茲其東南一隅牆宇卑隘久割截於外子惓惓於地主之賢者得毋知其所自而又以爲嫌耶余曰不然自古地不變而人事萬變有唐衛景武公之宅李林甫居焉人烏得無惜若李龜年之故

第而爲裴晉公之綠野堂後惟綠野爲人健羨耳嚴氏之先不知地主凡幾而近三四十年何其多賢者乎屋之於人也無常而客舍於時尤暫不特客舍而已南去數武有隙地通兩巷往來者非故宛平相君之怡園哉余成進士之年同歲生借謫於其廳事豈知當日水木之清華不久而爲瓦礫之拉雜也總憲下遷廷尉身後家亦貧余所及見已然況乎異代義門沒踰一紀余始與計偕獨聞先生所在架書連屋丹墨不離於手遇客辨說經史輒指書語客在某卷幾帙抽閱良是所警校書士爭構以爲善本然則園林之勝宮室之美有廢興盛衰而高賢之流風餘韻爲無盡義門之賢非卽古人所謂三不朽者但以博學精鑑後人亟稱之則使前乎此有韓歐陽其人者又當何如也余不知居此當幾年後之視今又何若願甚好讀書不以疾

病寒暑廢如云目耕斯亦差異於惰農矣記以誌自適且自警也

敬行軒記

先君爲諸生時卜居炭橋嗣成進士綰符皖桐舉家之任屋暫質於他氏者數年余居艱服闋浮家北上再以屋借族子忽忽十餘年始還故居則乾隆二十一年冬也稍稍易朽治漏補缺扶危掃除黝聖屋仍舊觀而余髮皤皤然白矣堂以延客軒以攤書適舍弟自浮山歸相與啟塵篋檢故籍則其爲鼠啗梅黷者十之三四而況於嫺戚之零落時事之變更者耶于是乃懸籤插架暇輒誦於軒中而並題曰敬行軒弟問敬行何謂也余曰人生出處顯晦不同而同具此身身者親之枝父母之遺體也君子以敬身爲孝故沔水之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親在之詩也小宛之詩曰我心憂傷念昔  
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親不在之詩也沔水之三章曰找  
友敬矣譏言其興小宛之六章所云如集於木如臨于谷如履  
薄冰者皆敬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此之謂也余與子讀  
父之書匪以徇祿利也夫君子亦敬所行焉爾矣明年弟負笈  
從師去家五六里越旬日始一歸獨余敦敦矻矻由其身之空  
乏而得於故書日益親也自念三十年閱歷如戲如夢志不能  
白於人學無所得於已患難憂戚而孱焉之身遂已耄及之弟  
年弱冠如日方東其至如余之今日當必有所樹立焉其能有  
所樹立而余亦何恨乎身之不及見之也行乎行乎敬之哉

上湖分類文編卷七

序

贈桂晉裴七十壽序

余幼讀書家塾所敬禮皆父執年稍長出應童子試乃有友已而得友桂君方來因方來以友其兄晉裴嗣是求友四方蹈險巇識情僞歷今幾四十年而交日久情分日深者無過於桂氏桂氏蓋三徙而始至金洞橋其先與余家相隔里許尋移近巷南一日或再三往返余素遲鈍儻朗不及兩君而兩家家事嘗相聞每當文讌談啁忘形爾汝而實隨時相勗以義不徇澆暮以是稱石交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晉裴七十初度方來前期寄書廣平曰知吾兄者莫子若也請爲介壽之文夫以晉裴瑰偉絕特之才事至應機立斷而精力足以辦之羣疑眾難之會處

上湖分類文編

序

一  
卷之三  
龍虎山

當畫可爲輩旅所恃仰性復通厚遇宗親叩門不以在亡爲辭  
凡皆籍籍在人口無待於余言維書不云乎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孝弟也者爲仁之本也晉裴昔在子舍啜菽飲水恪勤而愉  
婉與其仲季讓逸競勞怡怡如也吾觀人於兄弟少而嬉戲未  
有不相好者也年漸長則閭牆之釁漸開至於有室而婦人之  
譖愬間之至於有子而溺愛護短之私又間之且夫攻苦則情  
相保饒裕則志易睽者恒情也晉裴既以幹理興起其家而白  
髮之弟舅相對與垂髫時無以異焉自古友愛之道責常在兄  
此道惟孟子論之爲仁至而義盡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  
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人皆可以爲堯舜天理人欲之  
分卽分於片念之萌動然而幸不幸亦有數也人卽學求至聖  
要不能如聖人之性成則如繆彤自撻李充叱婦牛宏牛射而

作脯王旦壺毀而攝衣其於藏怒宿怨豈其不力制而去之雖去之而有時感於事幾忽忽不樂中夜獨醒悒悒傷心則所以損其天和不少矣今以晉裴爲家督而一家皆如古君子孝未嘗有曾閔之苦而友則有劉子璚司馬君實之敬愛此余所健羨於晉裴之得天者何厚也詩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然則其行聖賢之行者非卽所以必得其壽者哉前方來之年六十也曾賦贈長律五十韻余詩從無多至五十韻者今又爲晉裴作此序客途亦時代人爲壽序而其自爲序以持贈者獨此此可以見交誼矣

佟刺史百歲冥壽詩序

生辰爲壽古無是禮也日知錄謂起齊梁之世然觀隋開皇三年詔六月生日令海內斷屠初無慶祝之說唐自太宗時誕日



稱節後世相沿亦惟朝廷乃有斯制馴至宋代而士大夫家遂亦張樂飲宴程子嘗論其非宋有詩詞明有壽序亦獨生日然耳至如身後稱冥壽則前代絕無爾雅釋詁以黃髮鯢齒鮐背耆老爲壽若其嚮晦宴息初無齒髮可徵計壽於冥曷云洪算雖然余嘗求夫壽之爲義矣書洪範五福一曰壽而無逸云殷自帝載以後罔或克壽然攷殷世前若祖丁後若帝乙類皆多厯年所而周公所舉顧不及焉將毋所謂壽者不僅在於享年耶韓詩謂商頌作於正考父在宋襄公時而長發遠推天之佑契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周成王之世其去后稷千餘年矣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其距文王亦數十年矣大明之詩曰太任有身生此文王其詞視後人稱懸弧設帨者殆有過焉而皆在於奕世孰謂生辰不當追念哉澤州刺史遼陽佟

公信侯諱國瓏由兵曹掾出宰文登擢牧上州所至稱循吏配  
王宜人今永定河同知謙齋滿保乃其第四子乾隆上章執徐  
之歲屆公百齡冥壽嫗友競製詩歌越四年於王宜人禮亦如  
之余前客廣年在謙齋牧濫陽之後及來保州始定交旋命其  
子國貴負笈從余於學舍暇日哀集投贈之篇屬爲序余爲述  
經訓而疏通證明之是所謂壽考不忘者也是所謂亡於禮者  
之禮也而謙齋永言孝思能以愷悌承其清白視世之徵歌劇  
飲娛生人之耳目而托言於不忍死其親不可同日語矣

送廣平尉李恥齋告歸序

恥齋解組將歸貽詩志別于時其邑之人泣以送恨無計以留  
之恥齋吾浙人也歸則余幸得朋焉夫恨其去而失之與幸其  
去而得之皆情也以情則豈惟士民惜其去君亦何忍去其士

民豈惟余樂從君遊君亦應樂與余遊君之詩則既言之矣然而情有不齊而道則無二吾聞言情莫如詩而言道莫如易詩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此善言別者也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此善言歸者也進乎此則去而望其來歸而喜其見而其人但可得諸想像已矣若夫易則有象焉或曰若君者其當蠱之高尙遯之肥遯乎非也蠱遯之上皆取无位无民之義故蠱有志而遯无疑君雖位不顯所至號良民吏方今 朝亡肅清百寮職辦遯安遠至是亦何高尙肥遯之可言君之去引年也移疾也時止則止其象爲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鴻水鳥也而九三上九皆象漸陸傳皆無釋者吉凶之義不繫於陸也三之漸陸進也上之漸陸退也羽可爲儀此乃老成典型其外之可爲儀由於其中之

不可亂傳特爲推明之而稱其羽不言其飛斯則與詩言鴻飛遵陸者異焉耳恥齋與余皆經生也於其行爲說經以訓其留別之詩

開州馬氏族譜序

明建文朝死事之臣方黃練鐵爲最著考明史紀傳方黃練皆夷族而鐵公父仲名母薛安置海南子福安戍河池是則四忠之中獨尙書幸免於族矣余客清苑從遊有開州馬生允剛輯其家譜云自先世傳是尙書之後因懼族滅改姓開州先有李氏居之馬氏後至各居一村久之知皆尙書遺裔敦族誼以至於今或疑族滅之說與史不符或又疑仁宗卽位卽諭建文諸臣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故黃子澄之子變姓名爲田經者正德間咸陞進士黃表乃其後則已復姓矣逮神宗詔祀盡節

諸臣於鄉有苗裔者卹錄公論益伸而何鐵氏之常諱匿耶自  
余論之革除時忠臣之家爲陳瑛所滅者累數十族親屬被戮  
者數萬人若齊秦景清茅大芳卓敬巨敬高翔暴昭張崙葛誠  
盧震輩皆是也燕師南向大將軍耿炳文李景隆俱以數十萬  
之眾相繼潰奔獨有一鐵公屢敗其師於齊魯間師懼而歸北  
不敢復道山東及燕王已稱帝與盛庸勅猶以鐵某就獲爲言  
則其痛心切齒當視齊黃爲過之且凡避難而逃者不逮族之  
之命下也必先期走遠方寄他姓擇所居於偏僻之地刑法志  
言永樂時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後雖有詔勘豁豈得  
戶盡聞知是以萬厯中練子寧之六世孫綺居閩者入浙始爲  
人物色及後歸里謝肇淛賦詩送之序言其初詰之泣而不應  
蓋不知江右之已建祠也人情無不畏禍者度當年驚竄流離

類此者何可勝計其或不數傳而卽顯亦有遲之久而後顯黃表則其不數傳者也練綺則遲之猶未久者也人事之淹速不可期而天理無有不彰雖值疑似而人其信之於以見人心之不死也允剛好學而工文初中乙科其將來成就莫可量今以族譜乞序夫譜惟祖其所知其自尙書而下三百七十年一脈相承未必能明列世系也詳其近代之可知者而闕其所不知者重以故老之遺言溯源於先祖是卽所以徵信矣至若尙書無女沒教坊之事世傳二詩乃好事者以皇明珠玉集中吳人范寬之詩附會之正史與濟南城之懸高帝牌及臨刑時之自啖其肉皆削而不錄凡以尙書之智謀忠勇以是表異轉無以見其順性命之理是又後學所當知也

上湖分類文編卷八

雜著

石鼓說

石鼓在陳倉野中隋以前無所見聞唐貞觀中蘇勗始紀其事  
鄭餘慶徙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宋仁宗皇祐四年向傳  
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全至徽宗大觀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  
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致  
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撫家其家後改大興府學至元成  
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爲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  
植之仁宗皇慶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以大車十乘載  
於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各五鼓按韋蘇州詩謂是文王時鼓  
今本亦作宣王無文王字宣王時刻韓文公直稱宣王時作逮宋程泰之以

左傳昭公四年椒舉云成有岐陽之蒐指是成王猷陽公集古錄乃有三疑而鄭夾漈以秦權秦斤證之指爲秦刻沿及金源元遺山中州集云荏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金史採其事入本傳鄭馬二說後人譏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竊嘆馬氏有卓識矣所惜其文未見曾不知其定爲後周何時耳姚寬姚氏殘話謂後周文帝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焦弱侯筆乘謂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夫大統乃西魏文帝拓跋寶炬之年號後周武帝宇文邕乃宇文泰之子泰特追諡文帝耳殘話既誤以魏文帝爲周文帝卽筆乘云其子武帝直似周文之子爲魏文之子者尤文義不明然此二說要皆不足爲馬氏證



也西魏之末官法周禮誥法周書則詩襲雅頌之文誠無足異  
但史稱周武帝崇尚儉樸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  
不堪其於田獵豈肯夸耀其車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皇  
太子贊撫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曰在德不  
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無字其稱及鹿者有四且有卽一章而兩言  
鹿者合之則鹿字凡六見焉有曰我鹿允異豈非瑞應意乎文  
內麒麟楊柳靈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稱天子又  
稱嗣王者宣帝窮奢極麗車旗章服俱倍數前王此詞當是大  
象元二年間天臺侍從之臣追紀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  
帝以嗣王稱宣帝而宣帝每自稱爲天則當時又未必稱以嗣  
王也文蓋以天子稱宣帝以嗣王稱靜帝雖宣帝於卽位之始  
卽傳位皇太子衍願不稱太上皇而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內

一  
天子嗣王連言之猶之周書宣帝紀內帝與皇帝連及也靜帝  
卽位僅七歲其三年爲周大定元年二月卽禪位於隋其時石  
鼓甫成應卽委棄而篆文人識者少唐賢徒見車攻馬同之文  
同於小雅藉以潤色文章耳其詞其文後人自有明於鑒察者  
正不必依傍韓蘇篤信而不敢議也馬氏之辨安得世尙有傳  
與余言一證其同異哉

頃囑友人於國子監搨得文十紙元潘迪音訓二紙察其  
文爲潘本所有者今則又多殘闕而嗣王我鹿等字在潘  
本已不復存不有竹垞先生石鼓考則亦何從辨論之乎  
庚寅三月又記

儒門淡薄論

昔宋張安道爲王介甫歷舉馬祖坦然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

門諸僧謂其過於孔孟且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  
介甫嘆服後張無盡聞之亦以爲達人之論釋氏書信此無怪  
也而後世佞佛之徒輒樂道其語何哉吾聞儒者心通乎天地  
人之故者也非謂其能口談乎心性命之學者也漢唐專門之  
學守其一家之說而未嘗反求於身心往往經明而行背宋周  
程諸賢者出理學大明要皆求之六經由躬行而後有心得乃  
心性命之理既明而後世之儒但求索於語錄講義之書于是  
有語錄講義而六經雖不求甚解可也所謂儒者三端而已深  
談隱微標揭宗旨高自位置及叩之以易四尙詩六義五禮之  
節文三傳之失得而面牆背邱者有之是之謂陋儒矯其弊者  
泛覽百氏綜括雜說少壯精力強盛能隸事博辨逮於衰老遺  
忘而索然頓盡是之謂雜儒外此又有排比聲韻雕琢藻飾悠

悠之談靡靡之響號爲通人而實無益於身無補於世是之謂  
浮儒之三人者其自許以爲儒矣入視之亦以爲儒矣意皆在  
於徇人則皆爲小人儒焉耳楞嚴圓覺之旨發源於老莊老莊  
之學又流爲修煉丹爐之術顧道家者流惑之者少而釋氏羣  
趨焉者後世之道家不必通曉乎柱下漆園之書而爲釋氏者  
則皆剽竊乎楞嚴圓覺之趣士大夫平時習於小人之道遂不  
自覺其尊釋而卑儒夫佛盛於晉宋齊梁之間最爲後出然昔  
周孔聖人已前知之易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  
快傳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此言釋氏也其九三曰艮其限列  
其夤厲熏心傳曰艮其限危熏心也此言老氏也腰胯爲限腰  
絡爲夤其心止於限以爲元牝之門而以坎離爲車軸之貫轂  
左離右坎同廓中分列其夤之象也丹爐火候則熏心之危也

腓在趾上隨則膝也坐在立亡艮而不拯之象也灰心滅智則心之不快也凡皆以身爲大患而仇視其身與心陸象山儒者也其釋易也以艮其背不獲其身爲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爲無物是又牽合釋氏之語以示吾儒之未嘗淡薄豈知敦艮之學必使有快無熏而後其道光明夫固有我而有物也夫兼有天地人之道而廣大悉備者莫如易之爲書漢儒臆說象數直似文王周公之學不能過於京焦宋儒於三聖人之明繫以辭者一概指爲虛象而謬謂於羲皇心坎上馳騁由是舉世以虛無相尙而儒者之虛無曾不及釋氏之言幽微而神妙以云淡薄則誠淡薄矣毋乃徇其流弊而喪其本原也哉然則君子之儒當如何曰學易而有得焉庶知吾儒門本不淡薄耳

憶楞園賦 并序

康熙五十五年師韓年十歲隨先君儼居城東蒲場巷古菖蒲巷也從處士馬樗園先生受句讀先生手錄經書中名數可紀者若三桓七穆多至於三百六十律向晦令強記之題曰雜課閱兩年先君卜宅芳潤橋先生亦移居張卿子巷逮師韓年十入補縣學弟子員衣襴衫拜於先生之堂顧而色喜逾年先生沒矣乾隆五年師韓居憂旋里訪先生故宅已再易主或曰先生子曰聖源者死且數年一孫爲縣小吏自傷卑賤諱匿名居求之不可得自茲以後師韓坎坎坷憂患旅無所容而少小所經時一夢至其處忽忽三十年當其夢遊不自知其身之既壯且強而將老也向見先生著有樗園文集手鈔約五六寸樗園者先生所居草堂旁臨魚池編竹籬詩雜花屋角老樗一本半朽而結實纍纍先生自題門額曰樗不材木也而吾取以名吾園

今僅記此二語其自况續學不見材於世平先生體癯瘦白鬚  
朱顏耽禪悅常僧帽而方袍終日危坐從無怒罵每學童散閉  
門落然亦無朋徒過從聞其中年遊迹遍天下垂老歸里爲童  
蒙師師韓自七歲延師家塾爲族叔祖文學越千先生最後則  
從親同姓郡守減蓐先生遊文學有賢子孫登科目郡守以進  
士入爲清郎出守劇郡而獨先生之身與其子孫若是之閒寂  
也哀哉先生諱秦來字亨九號定山本俞姓沒時年七十餘云  
東城之偏有小園兮方一畝而未足雜花蒔以續紛兮游鱗撇  
波而灑灑編疎籬於苔徑兮構茆齋而斧木聽書聲之琳琅兮  
有童子凡五六人哦鄭谷之俚詠兮諷史游之異文坐銀髯之  
一叟兮手丹墨以冬春師者所以學爲君兮童子其猶遂古之  
民先生薄榮譽兮鄙不談乎舉業核名數於載籍兮誘靈植於

對帖罕朋徒以酬酢兮獨循樗而日涉貴知希於編集兮示逸  
禪於被衲幸余昔始垂髫兮得高賢以爲師日執經於函丈兮  
嗟稚駉之無知遂悠悠以卅載兮勞夢想於緇帷儼對夫水木  
之明瑟兮從下學而戲嬉倏自顧其頽落兮颯班鬢以離披痛  
吾師之末由復見兮空涕洟之四垂



上湖分類文編卷九

祭哀志略各體

祭鄭侍讀文

公於先君爲耐久朋我生孩孺拜公於庭公仕還廬披文講席  
我年方冠就公指畫楚齒刺眸取悅耳食公曰謬哉摘疵以斥  
意初不耦如不公從而已而悔廼著之胸孰面譽諛或背而攻  
愛我誨我先友如公中間契濶十年宦轍一見於舒脫然引疾  
先君之喪來哭於堂我服卽吉公疾未良禿鶩武林畫龍錢唐  
岐言在耳計書臨湘公昔示詩曰爲余序文成自京寄及病痼  
呻吟懽忻手持口句音容可想稿草在御江湖云遠告哀以私  
沒而不亡靈其我知

祭滅萁先生文

族莫近於親同姓而先生則十世所分誼莫重乎師弟子而先生則兩世相因昔先生之求道所受業者先君洎師韓之志學復從遊焉及門閱歲華於卅卅感時會於絀伸胡久闊而暫契遽捐背以終天憶先生之舉最中道出乎龍眠值趨庭於休告迎官閣以周旋聽崇論於侍坐愴離目於別筵選部迭推而晉秩倚廬疊報乎丁艱聞一麾以出守溯章貢之層灘適饑來以驅我孰感漂而愧韓放一輦於湘口逢五馬於江邊自南昌之會合到於今又十三年初弟子之奉使駭先生之解官見彈事之羅織噴直項之逢遭詎撓缺之及已乘薄遽而構患更挈攜其家累爲就注而之燕乍入直於禁苑旋削籍而免冠鱗曝沙以遭侮鳥依人而自憐願久旅而旋返欣重拜乎床前見維摩之示疾固丹砂之駐顏積情話其莫懇恐吮聒而憚煩訂後期

於小愈占有喜而使遄何凶耗之歟至經信宿而不延嗚呼哀哉以先生之循卓而身乃中傷乎宵小讒譖之言以先生之高朗而人猶追恨乎庸醫寒冷之煎是皆司命以致然而亦又何云嗚呼哀哉

金聞石哀辭

并序

昔者聞石客死清苑訃聞京師值余在憂患疾病中向隅增痛乾隆乙亥歸棹過津門質夫欵余於問津書院因道聞石沒時情狀甚悉既還杭經其舊廬愴焉動懷計聞石自京赴黔與別逆旅九年於茲而今已矣重爲詞以寫余哀

於乎聞石其學爲古之學而人爲古之人耶其人不見許於俗而乃至不自容其身耶其奇至於道羅施眺祁連而謂樂踰於鄉關也何所如之不合而龍性卒難馴也非修短之有定胡爲

平有來告者神耶於乎聞石有文類編有詩紀年復有說部波  
詭瀾翻其能傳耶其遂泯泯耶成削其骨峭厲其顏高興獨出  
辨口如懸我思君矣在目之前君不見矣哀何可言

牛眞谷哀辭 并序

滋陽牛君運震字眞谷與余交幾三十年君長余一歲雍正癸  
丑余年二十七始以進士同年識君其壬子舉於鄉亦同先是  
雍正二年茶江彭先生自督學山東秩滿再使浙江挈君來杭  
先生所至學官弟子覆試至於六七試必三藝而刻其文入試  
牘又逢人輒說者君與余先後略同故君早知余而余於君一  
見如故君之再會於京師也則在解組秦安講學皋蘭之後示  
以所撰經解古文雜詩君於易每用爻變說象余不謂然也君  
亦不余是余所見當代學易者興縣孫文定公說亦然其後

詔求通經之彥易注尤多大概法京鄭則鑿空俯張於所互異不可難去聲難輒語塞遵傳義者又無體驗之實而務爲小變以

立異于是增設圖象紊亂經文於所當求解者不解也故經不徒說也返求諸身心而躬行之仁智之見不必同而各有所得文定與君豈不焯焯在人耳目哉或曰君之說詩其精深過於易余未之見不妄附和也旣別去余載入仕載挂彈事浮游塵埃君歸而大都投於晉陽河東少陵諸書院乾隆二十三年余亦應當路聘爲廣平清暉書院堂長嗚呼豈知君以是年沒也二十六年有邨陽趙叟來遊袖出君行略則君之尊公先生所作也叟曰公願得工文者爲君傳敢以請夫傳者傳也自度筆力不足傳君而古人有作哀辭以解其父母之悲若昌黎於同歲生歐陽詹者朋友之道歟爲舉所聞二事行略所未及者補

之而君之立身揚名愈以見而因藉以解其悲也

作官與師爲人無已已則無人古之學仕秦士於君曰牛夫子夫子是稱古有其幾習聞在今不知亦爾訃聞哭臨高妙山址半千人賻自秦安使孰致之來將德是以彼哉末師剿文獵美作僞而欺不誠則否幸無涖民噫可知矣揚名以顯六經之旨有說鏗鏗君其無死

山東按察使盧君墓記

乾隆二十二年山東提刑按察司使仁和盧君以病免明年歸里又明年卒君父封通議大夫紹烈母贈淑人吳氏余之從母也二十六年余自河朔還杭君葬西湖五寺橋之原踰年矣封公曰吾向欲子銘其墓歎已窆無及也余維古有墓記或不必刻石而納之乎請爲記盧於杭號上家康熙間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琦君之祖也閣學公沒而家中落封公嘗効力南河授  
山陽主簿不久罷去有丈夫子三君其長也諱憲觀其先名觀  
光字賓王別號石林生於康熙四十年長余六歲爲姨兄君出  
應童子試余尙不能文泊余爲諸生登科第而君顧試輒報罷  
雍正十三年遊京師始更今名入宛平縣儒學年三十有五矣  
乾隆開元中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余以母病請假省侍  
於桐城旋丁外內艱比服闋再赴館閣而君已自乾隆四年改  
官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晉郎中三遇京察皆一等考選御史記  
名余至則與同儕居夜鯁晨鳧合榻促席或聾飲盡醉劇譚而  
高歌年當強壯忽忽不意此景之不可再也十年春余有湖南  
之役明年鐫級又明年爲部選人而君先以是年春出守沂州  
沂屬蘭山郯城饑有事賑濟繼之六月雨郡當沂水之衝水浸

淫及七縣設法建滾壩於李莊待賑之民各長厥居美聲上聞擢運河道十四年丁母憂十七年起復湖北上荆南道二十年陞山東按察使君故習於刑名齊魯舊治地哀鰥哲獄所部稱平二十二年春見君於行在所君捉手顧藉憫余再仕再躓而猶冀其不長折衄也與酌酒帷帳中余竊訝君顏顰而頰頰以爲奔走頓億耳而君竟以是年冬中風暴瘖君之歸里也值余因事北上不及見其卒在二十四年五月年五十有九君性謹樸自少厄試事意不自聊卽家庭中曰有縷責雍正間隨封公淮上間出爲童蒙師於世務機應官理職辦一切遜謝獨於余及同里嚴九璣寶應袁大鯢化陳四大復輩過從談藝君常啞如無所辨難俗子或薄其落度而疑其中之無所有一旦宦立異等之效朝野傾矚人更驚服健羨古稱時運未可上智輟謀



不其信歟惜乎中外治績無有從旁紀述者獨聞平寮案之歸重黎氓之懷思約略非以傳信詩書所載蘇公敬獄留子貽佩逮漢吳公朱邑其人均無軼事可稽而自有其不朽者君於古人奚愧焉配汪氏早卒次配嵇氏生二子嵇卒於京二子天晚有子曰登龍尙幼一女嫁同邑許嗣傳

叔父重閩府君權厝志

乾隆四年六月十七日先君子沒於位不肖孤奔喪成服自桐城縣治遷柩於樅陽會有交代事不果歸明年正月而叔父重閩府君之訃至嗚呼先君子友愛自少時同席對牀勸學砥行泊乎今茲聚而愉怡離而懷思患難而奔趨頓踣至墮馬折齒卽在數千里外魂夢通之嘗見先君未病時與友人書切切於叔父之顛連愴乎濡筆而實涕孰謂不數月之間而後先賻志

於泉壤哉不肖孤奉先君柩歸於乾隆五年六月而叔父旅櫬亦以七月至自安西諸孤師濂等權厝柩於西湖之蕩花居而志之曰府君諱德容字雲尺別號重闔鄉貫世系詳師韓所述先君行略中初名掄甲補錢塘縣學生員自少以工書著稱中歲遊京師以至江南河南陝西復之京師康熙庚子改今名中順天鄉試雍正甲辰進士及第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又御試於保和殿名第一會修

聖孝宏編充總裁官當是時國家方用鉅兵大刑奠安青海而府君以丰裁聞望贊毫文石之陞書碑撰雅豈非其時羣而目之一不自檢而禍隨至矣府君平居勇于爲人至是則昵交密友類多避謝惟恐稱相識者而府君詣若盧就圖戶危疑連歲但仰饘粥於先君羈旅之中尋以雍正七年秋蒙

恩宥執役塞外越七年遇赦令仲子師亮具呈刑部請代格於  
成例末由上聞府君居安西日久自痛斃深罪大無能上酬  
特達之知矜全之德風靈砂磧舉目悲來北闕何高南雲何遠  
墟墓之地妻子何依厚祿故人書斷絕矣何嗟及矣長孤囚以  
沒世矣精力竭於奔命心神亂於憂疑忽病風左手足不仁踰  
二年遂卒蓋乾隆四年九月初七日也年五十有七甘肅布政  
使錢塘徐公倡寮屬醵錢贖助明年三月始以輿柩行配孫孺  
人子四師濂師亮俱隨侍安西鎮城師嘉師采孫四女一壻管  
都承鳴呼府君之所交非若王韋黨附賴納禁近與計事也數  
瀕於顯戮拳拘絕域僅以喪歸并不望柳州於蠻鄉猶自懷印  
而曳紱也而獨區區文墨流布使後之見者流連太息其爲人  
自古文士困輓兀敗名聲材之患也如府君所遭豈不極於至

慘矣乎先君子沒人或謂師韓勿聞凶訃於府君恐痼疾者不測嗚呼而今乃從苦幽之餘哽咽而志其出處之大凡也悲夫  
府君柩附葬於方家峪祖塋

先親行略

傳爲誌撰諱

先考諱振甲字昆鯨號紫巒又號毅亭族譜稱魯成公之子食采于汪由此得姓譜爲明大司馬太函先生所修當必有据至唐越國公支派鑿然可考宋時居歙縣者分十六族西鄉醴泉里之叢陸坊其一也五世祖考諱可覺萬厯丙子舉人丁丑曾副生高祖考諱汝謙世稱然明先生以曾叔祖諱繼昌中順治己丑進士厯官湖廣按察副使江防兵備道封中憲大夫始遷於杭高祖妣吳恭人生二子長爲曾祖考諱玉立邑庠生曾祖妣程孺人無出繼妣鍾孺人生四子長諱鶴孫中康熙癸丑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次爲祖考諱麒孫康熙戊午舉人官會稽  
石門兩縣學教諭次諱變孫次諱鵬孫俱國子生先考居長二  
叔父諱德容中康熙庚子順天鄉試雍正甲辰進士及第第三  
授翰林院編修三叔父名援甲康熙庚子舉人候選知縣後知  
縣先考自年十九補杭州府學生庚子與兩叔父南北同登賢  
書鄉里傳爲科名盛事而先考於得報時癯怙怵之不及見未  
嘗不泣下也卽在雍正十三年先考官桐城曾祖考祖考俱邀  
恩贈逮不孝師韓倅授館職乾隆二年祖考再邀貤贈而不

孝等仰見先考孺慕之忱愈增感愴也聞昔康熙四十五年祖  
考應江西聘入闈同考而曾祖妣鍾太孺人病沒於家祖考聞  
訃奔歸哀毀骨立惟聞先考湯藥之謹棺斂之誠心稍解慰四  
十九年祖妣沒於石門學署五十一年祖考復棄世先考兩遭

大事戚友至今稱其哀有過而禮不逾也自中鄉試後屢困公車雍正三年二叔父坐事鵬繫先考經營僮僕因就館古北口素不習鞍馬一日訛聞惡耗乘騎疾馳馬逸仆地二齒缺折流血漬沙磧間先考不自覺也居數年二叔父蒙

恩宥將出塞先考走送國門爲誦蘇文忠公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之句灑泪握別雍正庚戌成進士第二甲旋爲通政使睢州湯公保舉發江蘇試用旣三年委署太平府同知旋署五河縣調補桐城縣在任四年每念漢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未嘗笞辱人而人愛之以故值罪犯當刑訊責懲者哀矜動顏色旣得其情必不可原者然後定案案已定者先考沒後人偶一獻疑欲反前斷而卒不能動搖也桐城雖濱大江岡嶺台沓歲苦旱蝗乾隆三年風旱特甚先考日夕焦勤請禱值秋

闔聘校文辭不赴時感痺瘡危甚少間卽強起勘察荒田遍歷窮僻仰沐

皇恩蠲賑兼施立法分厥務無遺漏復捐俸易粟四百石以補例不得入賑冊者閱秋冬春三季閭閻始得安堵孰意復逢亢旱先考悼災民饑瘁之餘睹水涸苗枯螟蠚肆發聯延數十堡徒步虔禱於酷日熾焰之中聞龍眠山石馬潭爲唐張孚卿禱雨沒潭遺蹟訪求故事用桔槔數十具窮日夜汲潭水直過馬脊上明邑人磁州同知程改鑄禱雨止蝗四字之處又求龍井至縣北華厓山其山森聳壁立從者却立先考獨携一僕子捫險斗上猿蛇錯出棘手裂衣逼側蹉跌幾墮者數矣挹井水下厓鄉人炷香跪遮於道咸感先考之不顧軀命也蓋犯暑循行者厯五六旬勞與憂積而成病逮其後蝗則熄矣雨則霑矣而

先考病已不起臨危猶問雨水足否初無一語及家事痛哉痛哉先考每念吏治之難太過者凌厲而怨生不及者恭靡而事廢嘗自署其廳事曰僊邑正須儒術治佛心偏現宰官身此可以得爲政之大凡矣平生手不釋卷尤嗜漢書有手鈔本於入家則韓歐陽曾三家最熟居鄉教授生徒多所成就壬子丙辰兩科分校江南鄉試先後所得正榜十五人副榜四人至壬子若張君叙丙辰若方君世儁並屆期發榜搜拔於落卷中因分入他房兩君後自聞知感知已尤篤壬子又分校武鄉試所作詩詞雜著文凡數卷爲諸生日久故制義尤多顧少年所作不甚愛惜多爲朋徒取去其存篋笥者大率中年以後之文猶不下二百首嗚呼痛哉先考生於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辰時沒於乾隆四年六月十七日午時享年五十八歲乾隆二年



覃恩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子二長不孝師韓吳太孺人出次

卽程庶母翁出女三長適雍正庚戌進士臺灣鳳山知縣方邦

基後仕至臺灣道次適秀水縣學生楊王達次許字乾隆乙卯舉人何

維熊妹早卒

先妣姓吳氏系出椒之休甯世居萬安街先是郡庠生淇自椒

遷杭生國學生樸國學君生恩貢生候選教諭諱有文卽先外

祖也先外祖熟於宋五子書及存蒙淺達諸講義師事甬上范

紫登氏共輯四書體注復爲刊行流布焉生一子五女先妣其

次女也年二十一歸先考先外祖沒舅氏名念祖年甫七歲逾

八年外祖母鍾太君又沒先妣爲外家所倚賴然如康熙四十

九年先王母王太孺人卒五十一年先王父繼逝先妣佐先考

經營殯殮盡禮盡哀蓋先妣之事舅姑以孝者如此先考困於

諸生饗殮每虞不給先妣贊珥典賀賂盡康熙四十三年先考以力學遭疾先妣躬侍湯藥病屢止屢作沈縣三載始卽安先考舉庚子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十年中遭家運坎珂常客北方及通籍待缺江南於家業有不暇顧先妣早夜操作嚴寒盛暑揮汗裂膚備極人世難堪之境嗚呼痛哉孰謂痼疾便伏於此時也先考署篆五河迎先妣至官署尋調任桐城旱蝗連歲先妣旣以食貧力作起居飲食失攝衛之方至是年屆六十而勞苦有加乾隆三年秋忽病瘕幾殆會

不孝師韓

已先一年得假

侍側乃付以家政獨與疾還里

不孝

請隨侍南行不許曰是邑

有事賑恤案牘倥傯供應不時且爾父憂深勞積晨昏慮缺於訓護也蓋先妣之相先君以德者如此

不孝師韓

自年七歲入

小學先後受業於族叔祖越千先生處士馬樛園先生今選部

滅尊先生中間從先考讀書者復數年家素貧而先妣必予之  
美衣食恐其勤苦致疾也既就試或科場下第必勸慰之恐其  
失意憂憤也弟師程年六歲延表兄陸遐修爲師教以尊卑長

幼之序孝弟謹信之行愛之望之又時時恨不見其成人也蓋  
先妣之教不孝等以義而慈者如此不孝之假歸也先是長姊

以姊壻服官臺灣先妣命至桐城與二姊朝夕相依先妣顧不

孝等而樂之以爲骨肉聚首一堂人生不可多得之境每見人

家兄弟姊妹不相和協蓋因一時私心而忘天倫之大樂也汝

曹幸無參商益當共珍惜此歲月嗚呼痛哉自今思之言猶在

耳欲如曩日之周旋子舍豈可復得哉二姊早失所天尤先妣

所矜憫每辭歸數日卽懸懸而望及先妣病篤經年累月刻不

遑離雖由二姊感母慈恩孝義誠篤凡進湯劑易燥濕連二百

餘晝夜廢寢忘勞然亦先妣愛之至深不能暫釋於懷也其他  
懿行不可殫述先妣體素羸瘦多病自在桐城感痰症南歸就  
醫病良已次年聞先考訃病復作入春增盛嗣是病起不常逮  
十月三日頸忽痛頭眩筋絡攣結日甚一日次年春夏間藥餌  
不效至五月朔竟瞋目長逝先妣嘗曰吾生平無私心平居所  
以教誨爾等者已極諄復死應無所言蓋至於沒而曾無所丁  
**恤**也痛哉痛哉沒以乾隆六年五月初一日酉時距生於康熙  
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卯時享年六十二歲雍正十三年乾隆  
元年再封孺人

上湖分類文編卷十

代筆

懷柔縣成介愍公祠堂碑銘

國家建極燕京卽褒卹前代死國之臣定諡建祠者二十人而

直隸有其四

范景文申佳允成德金鉉皆北直隸人

惟成介愍公以本籍霍州故

給地在霍而公實家於懷柔考公出處見於吳景果縣志者其

時明史未成但據昌密道吳愼碑碑所本者周令之紀事距公

纔二十三年見聞宜可信其他與碑互異者則無稽之言也公

先以哭殯宮於茶棚下觸地流血歸家乃縊死而志曰遂自觸

死則竟似死於東華門矣碑內有妻及七妹之語志誤妻爲妻

又誤以妹爲夫人之妹而更加撫於姊所四字以實之是與他

書言公爲御史廷杖者其謬略同碑不載公父之死遂并其家

之一妹二妾自縊者皆不載其後縊於京者母與妹之外尙有一妾考池北偶談錄公與馬文肅公柬云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急欲先引決弟止之以從容慷慨二義爲告而文肅跋公此柬有元升一門四人俱死之語因思碑稱霍氏卽其妾之姓也劉夫人業已前沒矣至明史亦似有未詳考者史載公仕終武庫主事而碑文稱車駕郎中按公自如臯入爲主事旋轉員外郎員外未必仍是武庫也且安知其不晉郎中哉公赴詔獄史謂於道中疏論體仁罪竊念被逮之小臣豈容其道中上疏則謂母張爲具本聲寃者乃得之夫其母苟非詣闕何獨爲欲罵溫體仁而至長安街乎他如公成進士榜姓張從母姓也後有旨復姓死贈光祿卿或云贈大理卿雖非大節所繫要亦後人所當知也嗟乎士窮乃見節義古來大節不奪恒在篤志

固守之流懷柔城破時衆爭匿地窖其父曰豈可男女雜入一  
窟中乎遂及於難介愍之所以爲介亦其家誠有素也公平生  
屢瀕於危皆倖獲免而天顧毒其遇使禍及全家每讀公太行  
道中詩曰但卷琴書賦歸去莫因狗祿乞身遲未嘗不爲深痛  
也今邑令高君建祠落成以碑文請余爲舉夫傳聞之異辭以  
冀後來者從而訂正若夫祠宇之模祀田之數則自有高君之  
紀錄在銘曰

明綱解組棘矜屯蜂蟻長都失守君死社稷同時臣死忠儻指  
什佰赫矣成公強項令清郎一德始終既哭自殞臨難不苟免  
卒以身殉聿崇蠲祀給地古岳陽高山仰止顧茲僑籍實靈所  
式憑曷缺廟食列松九丸迎送神其間生風凜然地有古松四株葵德  
同好刊遺烈鏘洋永垂世教

改建涿州石橋記

涿距京師百四十里六服同軌接軫門關津梁之設所以屏衛西南一大都會也城外拒馬河逕州治北而東流以入津海地勢按衍水或泛溢四散明季始爲石橋規度違宜水不順性日蕩突南徙每遇秋霖越旬奔湍瀾漫雜以圯石隕沙爲行旅病某自歷職封圻悉其興廢之故乾隆庚辰入告蒙

皇上指示機宜發帑改建於是定制練日庀材鳩工築高平之隄避旋瀾也開寬涵之洞疏漫衍也當夫跨流引原砥平礪密工未及竣而河水大至汨址激穴不審不騰似有神焉陰來相之由是候騎晨馳輜車夕發若履康莊又有遙山近麓襟帶其間因以奉

宸遊廬賓衆形勢雄勝以行則樂以處則安仰惟



聖天子勤恤民隱凡有利於民皆不惜罄金錢以建萬世無疆之業豈獨爲都輦襟喉之地取便梯航云爾哉橋成有司請刻石以紀

詞曰拒馬河橋建涿鹿昔北今南利改築橋贏四尋水門九橋

三丈二尺長三十三丈九尺下有九空石道繩連南北陸橋南北道百三十七丈

強涵洞四十水門屬道中構亭天章御碑亭北龍宮五龍廟

並書局紫淵書院分張綽楔道兩頭南北各一南夾二樓延攬足南有攬翠延清

樓二肇始乾隆庚辰春壬午橋成宴以落殞金數盈三千鎰於

昭億年綏百福

### 衡水縣安濟橋記

禹貢言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蓋謂使衡漳之橫決亦如覃懷之坦蕤易危而安爲萬世無窮之利顧衡非水名也衡水之名自

酈氏注水經始今凡河朔漳所經由之地志乘皆引衡漳爲說而衡水獨以名縣者考舊唐書地理志云衡水古無此名隋開皇十七年河北大使郎蔚之分信都北界武邑西界下博南界始置縣築城則舊縣志謂衡水置自後魏者特因酈氏爲後魏人而誤耳縣之有衡水橋也明天順初已建木橋嘉靖間改建石橋萬厯初圯而復築厯今百八十餘年矣地處畿南當齊晉水陸之衝鹽運糧販行旅之所往還橋亘數尋跨迅疾濟悍之水以揜捫之欽欽際梳刷之蕩滌自非重加架構曷克永利康莊爰於乾隆乙酉繪圖貼說疏請興修

俞旨允行發帑鼎建儲材於乙酉之冬鳩工於丙戌之春其費白金四萬七千六百餘兩及秋以工竣上聞蒙

恩賜名安濟夫安之時義大矣哉古者橋梁之掌屬於司險之

官所司在險所治在安也水由地行今昔異軌在昔滏合漳流  
經縣治西門患特在漳耳自順治戊子漳沱南徙分流入滏康  
熙戊子漳別入衛河不與滏合而漳滏之會以北行者其力逾  
橫近年河更改而西趨于是向之患在水洞者今并旱洞頓穿  
大溜橋石一墮壅溢堪虞此形勢之不同也舊橋東三水洞西  
三旱洞燥濕分而礮砥亦異今則水洞底石已殘旱洞券塼盡  
陷坑塹之成深入數丈必須先挑越河以清河底繼拆舊橋以  
平地基且改六券爲七券連延三十餘丈穹窿坡陀合形輔勢  
而衽席之安始得焉此規製之殊宜也易曰安貞之吉應地無  
疆又曰旣濟定也卽一橋之成而可見出作入息之倫清晏之  
慶有所自致昔者史書河渠班志溝洫並推原夫九川九澤之  
成功以爲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豈獨爲衡漳一隅感明德之

遠矣哉

桐城新設試資田記

國家以鄉會試取士會試徵天下士於京師官給水脚此漢制所謂與計者偕來而縣次給之食也鄉試在於本省故郡縣但設賓興之宴乃古者本貫取解之遺意桐城距江甯幾六百里每科應試者不下三百人不獨舟車往返跋涉也到省而僦居索米有資焉入試而納卷攜餐有費焉保無貧士因之阻其行者乎今太子太保直隸制府方公有愛敬之德既已建宗祠設祭田又置義田踰二十頃題咨立案茲更由宗族而推之鄉黨念邑子鄉舉者或困資斧之艱爲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積以三年比於公項某適宰桐鄉思昔范文正公置義莊贍族而忠宣廣之載在宋史至如贈錢孫秀才一事正史於范孫本傳皆

不書後人罕有知者夫贈錢祇在一時一人而試資且以通德而貽國世是又有有司之責焉事積漸則變生而利因循則弊出所賴踵是經理者無負創始之盛心不第此日士林歎頌也若其田有坵塍事有規則縷析條分則自有存縣之冊籍在

### 正定府志序

春秋時簡策可稽者易詩書禮而外莫過於志若仲虺史佚之所作狼臯與駢子臧子產之所稱其後陳代滕百官之所述皆謂之志逮於漢晉書缺有間矣唐梁載言著十道志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志則俱兼綜方夏以成書至宋而郡志林列悉自府帥郡守所撰復有續志新志續修後乘等編凡皆在於南國而北地罕有燕趙之郡志多出宋後每嫌荒略況如正定府志創始明嘉靖間而閱今又已二百餘年之久哉今太守揭陽鄭君

以爲政餘間力爲搜討補闕訂訛發凡起例門別十八卷盈五十既成請序於余余惟正定之爲雄鎮自古而然而情事隨時而變易十六國以前之兵爭無論矣隋唐都長安宋都汴正定爲河北之鎖鑰邊防所繫地險則情疎故徵發不時侵盟交錯其弊則藩帥迫脅而民困部族劫掠而民危金元暨明都於燕京正定爲畿右之襟喉都輦所臨地狎則勢逼故山澤採捕厥衛供輸其弊則規挫括索而民愁起僣坐派而民怨蓋北籌南顧無之而可也而顧以悲歌慷慨致憾於土俗之不醕不已過乎我

國家積功累仁版圖日闢遠踰乎大宛大食之外而正定近在三輔又不爲禁地舉前代擾民之事一切無之獨以表山帶河爲一大都會

聖天子省方觀岳瞻雲日者服

教尤親蠲租薄征沐膏澤者被

恩尤早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凡好武任俠之習不誠而已除  
且懷急木強之性一變而至道庠乎洋洋千載一會也夫安不  
忘危泊不忘亂者君子之盛心也寬糾以猛猛施以寬者國之  
善經也所以持盈保泰惟在司牧者潛運而默導之易曰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懷永圖而久其道以登風俗之書當不僅彬彬  
質有其文矣

楊蘭畹少師節婦傳序

自恒德貞吉繫於易詞程子推明其義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  
大其論難矣後世彤管職廢史傳節義代不數人說者致憾於  
搜羅之不廣余嘗覽郡縣志乘賢媛所在多有而或縣志所載

府志輒削之府志所載通志又削之其事跡無奇特不獨人情厭常喜新且以郡縣志之繁而欲一一盡列正史亦非體也然而史獨取此數人者則何也唐李華作哀節婦賦爲時傳誦而李翱與皇甫湜書甚稱所撰高愍女楊烈婦碑其後新唐書皆採入列女是則節義一也又豈不以文章不朽歟官師清江楊公嘗於節婦見聞所及凡百七十餘人人各有傳彙輯而刊行之我

國家修明禮教風化陶淬烏頭綽楔之制一歲中奏顯門閭者

無算而公於褒錫所不逮者猶汲汲然惟恐湮沒何其樂善不

倦君子也余讀其書不禁重有慨者憶昔先大父言

方水部公諱登暉字

宗士有客秦中者鄰婦新寡獨與老嫗居有兒日出就塾上窺婦美心動陷嫗與謀嫗曰婦非可辭誘者君如驟劫之而不得



當我出可無決裂士夜援庭樹下則閭婦方泣而語兒曰汝祖  
父母之死也汝父及母繼死汝之叔又死我當死而不死徒以  
汝故待汝娶而成立則我卽死死而爲汝報先人於地下汝之  
不學我何以見汝先人言已復喃喃數其失而泣其曰叔者其  
夫也士聽久汗雨下急返無地自容從此望婦之屋宇不敢歎  
唾近其牆不敢便旋也間述事於人以自訟余自少思爲傳之  
而恨筆弱不足起其文今因序公書羅縷及此冀得附公之文  
以傳也而惜乎不得其姓氏也嗟乎大經之傳易以象占而已  
尙書春秋皆紀天子諸侯之事氓庶無由類見故女之貞德獨  
採於詩者爲多然若鄘之柏舟以毛詩傳邶之柏舟以魯詩傳  
周南之采芣以韓詩傳三家說不盡同要其同出於聖門而皆  
爲聖人之所取可知也然則表節婦而著之書夫固有當於易

詩之義也

容城楊氏募修忠愍公墳塋疏

蓋聞唐封比干之墓追諡遠嬖周王齊修卞壺之塋立廟載聞  
明祖雖劉超蹈難擇高阜以早遷而紀信銘幽顧荒原而滋蔓  
竊惟先公明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諡  
忠愍養氣配義殺身成仁兩疏炳如日星一死重于喬嶽名久  
聞乎朝野事無用其鋪張當隆慶之初元改葬殯於定興之郭  
洎天啟之三載得諭葬於東引之阡蔚然贈卹重泉逝矣推移  
百稔欽惟我

世祖表忠著錄揚直節於朝常恭蒙我

皇上勵俗成吟悼貞魂於墟里旣戴

天文之煥耀復霑邦政之敷宣崇廣廈而伉高閣靈宇荷藩垣

載葺秀橫經而櫟乘耒祀田邀樞府重頒而乃鬱鬱佳城迢迢  
隔縣邱隴之旁附窆非無孔宙孔彪松楸之蔭全凋略似宋衡  
宋立向窆壇而拜掃極蒿里之悲哀蓬顆繁蕪匪釋樵蘇之禁  
石麟埋沒將虞狐兎之潛欲事興修須浮百鎰自傷卑賤罔措  
毛銖念昔筵几鼎新已伸禋於畿甸嗣是松喬賁飾尤結想於  
族居倘得築石培基兆域勻排玉螭伐材隆棟饗堂締構金楹  
奎章日麗豐碑護彤雲於琬國諫草霜凝貞石灑碧血於瑤珉  
搢笏升階曹霸之寫真畢肖裁冠登座劉元之塑像如生百堵  
皆興衆擎易舉宜英賢有懿好實苗裔所銘心嗟乎顧劭表徐  
孺子之墳標題埏隧朱子訪劉凝之之塚建置門墻練日鳩工  
冀集吏咨謀於祖舜延頸舉踵仁假詞陳謝於彥昇謹疏